宋學士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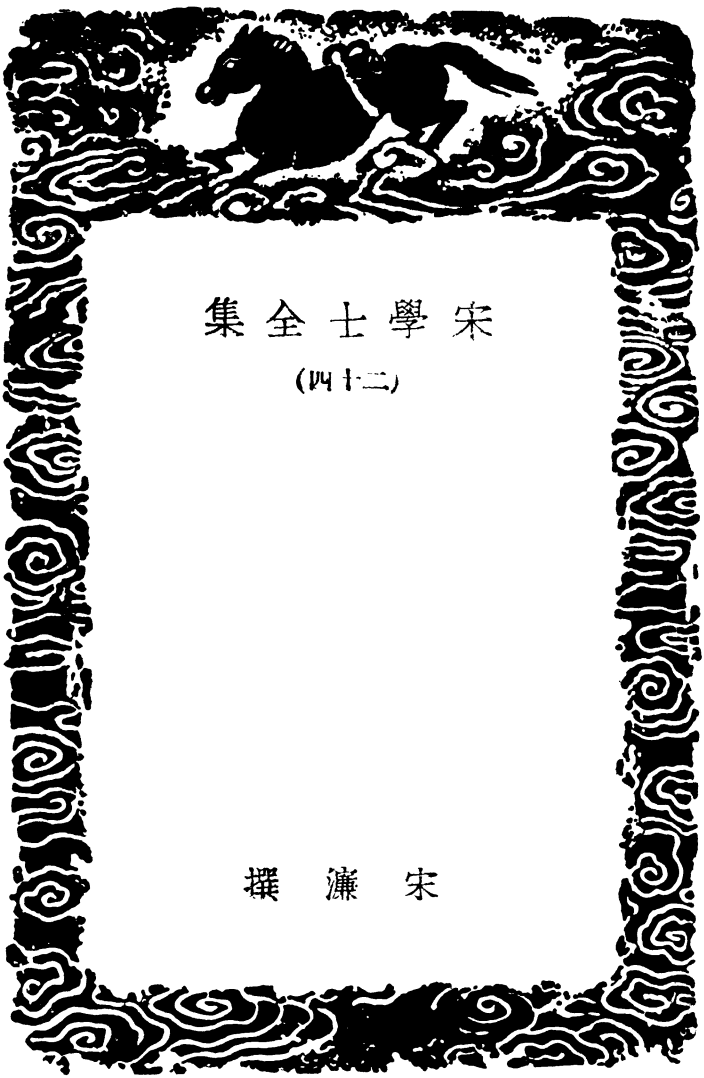
二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學士全集

(二十四)

宋濂撰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二

贊

翰林學士宋公贊　陶凱
又　林温
又　貝瓊
又　朱廉
又　曾士昜
又　錢宰
又　無名氏
又　蘇伯衡
又　無名氏
又　林靜
又　王禕

又　胡翰
又　留睿
又　徐元
又　屠性
又　戴良
又　趙良恭
又　鄭濤
又　吳沈
又　許元
又　彭來復韶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方孝孺

記

宋氏爲善堂記　方孝孺
宋氏世譜記　胡助
書宋氏世譜後　王禕

宋氏世譜序　方孝孺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戚　雄
宋學士祠堂記　姜良翰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薛應旂
移文
浦江縣申建宋學士祠移文　韓叔陽
傳
宋太史傳　王禕
宋潛溪先生小傳　鄭濤
行狀
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行狀　鄭楷
雜文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戴良
謝太史公　方孝孺
祭文　黃溥

又　陳　璉
祭太史公八首　方孝孺
翰林學士宋公改葬祭文　無名氏
翰林學士宋公祠堂祭文　無名氏
翰林學士宋公改葬墓誌　潘　璋
重闢宋文憲公藏地碑　熊八霖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二

贊

翰林學士宋公贊　　天台　胡翼

粹若春温。蓮藻思以凝神。澹若秋雲。儼豐儀之出塵。近而視之。若淵魚之潛鱗。遠而望之。若太華之峻嶒。故能追先哲之軌範。勤往聖之典墳。理深明夫蘊奥。學允究於天人。士爭趨而問業。人盡慕於卜隣。采中林之蘭蕙。列清朝之縉紳。載筆直書於信史。吐辭制作於雄文。時鋪張於盛美。用黼黻於絲綸。是以進講內廷。入謁楓宸。侍宴每迎於朝旭。前席屢至於夜分。職兼贊善。道佐聖君。身不移於素操。志確守其眞淳。巢阿閣之彩鳳。毓郊藪之祥麟。此所以振聲猷於宗社。垂德澤於子孫者歟。

又　　永嘉　林　温

神完而氣充。業精而德崇。涵泳乎詩書之澤。從容乎禮法之中。其際遇也。雖無驅馳汗馬之勞。其製作也。則有黼黻皇猷之功。故誦其文者。慕之如祥麟威鳳。被其教者。挹之如霽月光風。撓之而不濁。扣之而不窮。蓋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豐。噫。此所以爲大雅之君子。而當代之儒宗也歟。

又　　橋李　貝　瓊

落落昂霄之霜木。温温宗廟之文玉也。才既全而閎然不形。學已至而歉然不足也。及遇時顯融。出入金

門而老廣從容不異於林谷也宜介者化之而裕悍者遇之而服也人固莫窺其淺深是蓋齊得失而不驚乎寵辱也

又　烏傷　朱　廉

該貫羣經融釋百氏董生溍正昌黎雄偉泰和之運明兩之間進敷帝典退演王言文傳遠邦功在後世奎壁當天江河行地

又　臨江　曾士勗

貌温而氣和粹然君子之像學充而文高蔚然當世之望有山林巖壑之姿居金馬玉堂之上斯人也其不以富貴自榮而以道德相尚者耶

又　臨安　錢　宰

氣之和也佩玉其鏘文之爛也雲漢其章是宜接武夔龍齊驅班馬煥乎金匱石室之光

又　無名氏

恂恂其仁溫溫其恭純乎道體粹然德容學貫天人才邁今古當代宗師後賢儀範

翰林學士宋公贊　金華　蘇伯衡

伯衡歸自京師就見承旨先生於蘿山獲見其小像謹述贊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附姓名於羣賢之末云爾贊曰

挺然命世之雄。展也間氣所鍾。在躬皆清明之積。生色惟仁義之融。絕學繼乎千古之上。卓識出乎萬人之中。早年倏然逍遙於丘壑。識者推爲文章之鉅公。顧夙夜俛乎其進修。而意氣歛乎其謙沖。逮進逢於昌運。遂深簡於淵衷。信夫相親猶魚之有水。豈惟際會若雲之從龍。始終一誠。必責難而陳善。出入兩宮。斯言行而計從。恂恂焉爲國育材。休休焉樂善有容。凡入官之俊秀多及門之冠童。典司筆削。足以彰善癉惡。敷爲制述。足以昭德表功。固由其言之立而道之崇。歸休山林。華夏仰其風采。不奉朝請。政事資其彌縫。蓋可見輿望之屬而宸眷之隆。此所以集斯文之福祉。鎡鄉邦之文獻。爲一代之儒宗也。

又　　無名氏

昭皇猷。煥天章。文之祥。御太和。扶綱常。道之昌。何德容之溫溫。而神氣之揚揚。於戲。此豈非掌制乎玉堂。而壽斯文於靈長者乎。

翰林學士宋公贊并序　　門人吳興林　靜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爲世禎祥。天之所畀。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孰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汙。寥寥千有餘年。乃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第之趨。一闡於理義之學。其功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夫

子之道。被於萬世。當時仕止乎魯。朱子在宋。號爲尚文之國。立朝僅四十日。終厄僞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於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峻大。照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厚。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卽謝政。天子數留止公。公固辭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款。上知不可強。乃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其居爲儒宗。出爲勳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實有系於斯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際遇爲事。至公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靜也不敏。游公之門頗久。四方之士。爭欲誦其言。識其人。有不可得。因寫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德業。亦且以見我朝之有人也。謹敍而贊曰。

天開明廷。實生儒英。光儲岳降。維戊在庚。巑巑其氣。瀡瀡其精。昔潛今顯。爲國之禎。明珠在川。美玉在山。公貌之清。風行雨潤。蘭含芝蘊。公德之馨。如鳳之鳴。如龍之騰。如雲之變。如霆之轟。公文之宏。豈惟三者。以聖爲程。乃補袞職。乃持文衡。天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胄子。夔職是膺。公拜稽首。揚言於庭。九卿百辟。尙其典刑。九域八蠻。慕其光聲。勛垂竹帛。貌寫丹青。公告天子。乞我頹齡。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自朝。詞林之榮。懸車講學。衿佩日盈。回視河汾。厥澤弗稱。我從公游。春服旣成。山阿水涯。載止載輿。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思我道義。樂我性情。我贊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令聞永貞。洪武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烏傷王禕

又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

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又　金華胡翰

名若天游。色如春熙。浮游一世之間。發揮千載之奇。人皆推其才美。而曷嘗見其杜德之機也邪。

又　青田留睿

有粹其容。心廣而體充。有碩其學。一時之所宗。曷不置於館閣之上。乃俾其傲兀山林之中。將尚友乎當世。非斯人吾將適從。

又　蘭溪徐元

德之盛者貌必充。積之厚者用必豐。觀其雄偉俊逸之氣。恢博宏大之學。豈幅巾短褐。久處於山林之中。鄉之先達。凋謝無幾。繼後而光前者。衆咸推仰於公。異日攄經濟之蘊。垂蓋世之功。寫圖於麒麟淩烟之上。吾有望於英風。

又　會稽屠性

不頎而長。何氣之昌。不露而揚。何言之章。空谷白駒。玉堂金馬。豈無伊人。風斯在下。

又　浦江戴良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卓然者。固以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德行之粹然者。固以

洋溢乎容也。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者。又皆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慕夫顏子之遺風者乎。

又　蘭溪　趙良弼

澄不清。撓不濁。涵天和。闡聖學。用之弘施物博。藏之固。守道確。淑後進。推先覺。珠媚淵。玉完璞。煇日星。耀山岳。偉德容。敦涼薄。

又　浦江　鄭　濤

辭章不起以載道。則詆爲淫言。解詁不足以明經。則斥爲瞽語。蓋深懲於流俗之所溺。而有志於沂泗之餘緒。所以金玉道德。浮雲富貴。不爲外物之所遷。惟知天命之可畏。獨處一壑之間。思通千古之祕。此可謂抱遺經以自信。不以窮達而有異者也。

又　蘭溪　吳　沈

詞人之精華。發鬼神之幽祕。故造物者每靳之而不生。而既生之。則必栽培以成器。有美君子。局度凝邃。才高而行則能謙。志豪而學則甚粹。接諸公之踵武。會羣言之原委。蕃於胸臆者。浩乎江流之深。舒爲辭章者。粲如春葩之麗。信眞宰之鍾奇。俾文脈之有繫。處山林而著書。登玉堂而掌制。雖隱顯之不可必。而在我者

可以無媿。惟嘗知之眞者慕之深。彼求之於丹青之肖似者。誠不足以窺其中之所至也。

又　金華許元

氣充以完。貌端而和。蓋其積於中者、日以益厚。故其發乎外者、粹然而無頗。知方進而未已。撫年壽之尙多。寧勇退乎簪紱。而終冥情於薜蘿。瞰潛溪之沄沄。仰長山之峨峨。每培高而浚深。曾遑恤乎其他。

翰林學士宋公贊　并序　豫章釋來復

古之君子。以文明道。登名於詞苑者。千有餘家。其能卓然爲天下後世所師宗者。不數人焉。自三代以降。若太史公特起於漢。韓昌黎獨拔於唐。歐陽文忠公勃興於宋。虞文靖公傑出於元。其統宗會要。卓爲大家。此蓋公論之不可掩者也。迨我皇朝。混一海宇。文運肇興。光嶽之氣。彌綸盛大。凡其所制作。振耀前古。然於其間操觚執翰。煥焉獨當於文衡者。則景濂其人也。公金華大族。生質粹美。博通經史百家。至於釋老之書。無不研味而探賾焉。故其發爲文詞。雄深峻潔。義理精到。讀之如龍騰大谷。蛟起長川。雷激雲奔。濤瀾震湧。千態萬狀。莫可得而端倪也。雖然。特見諸文辭之雄奇。迺其淸心寡欲。處榮不矜。履道超然。夷險一致。則又有高世絕塵之風焉。嗚呼。景星鳳凰。世不常覩。出則必爲太平之徵。惟公出處用舍。實有繫於斯文之重輕者矣。余託交方外。跡踈而心親。今因其門人黃叔陽、以公畫像見示。求余言。余忘言久矣。以公相契之深。不敢辭。姑述梗概而爲之贊。然觀者當以無相爲相。無文爲文。則庶幾與公相忘於物表矣。辭曰。

文章之宗。垂耀百世。聿紹賢傳。至道斯寄。希音寥寥。或翕或張。不有作者。曷振其綱。允矣潛溪。才辯宏博。伊洛源委。孟韓築矱。珠聯璧貫。大放厥辭。崑崙渤澥。名聲四馳。進登文垣。任專國史。夙夜敬承。以佐天子。酬應萬變。素履泊如。卷舒無迹。雲行太虛。顧瞻浙河。際天莫極。璨璨光儀。金華千尺。我作贊言。於象何有。後人是師。泰山北斗。

又　彭　韶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爲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裔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曷其敢忘。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方孝孺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趨陬絕域而中志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傾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稟天道之終定也。

記

宋氏爲善堂記

方孝孺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之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蘄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蘄其若此也不預蘄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尙能爲公道之

宋氏世譜記

東陽胡助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爲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稠墅釜山。榮字體仁。行二十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學者私謚文通先生。葬法華山。娶陳。生甫。行八十字師杜。善詩。宋雍熙末。又遷智者鄉之根谿口。是爲宋村。甫娶謝。生訓。行二十訓娶阮。生帳。行八帳娶何。生祥。行廿二字善致。娶斐。無子。以弟海之子皐爲後。海行二十四字善宗。娶胡。葬石濱原皐。行五娶陳。宗生倔。自倔以上皆儒倔。行十八字子穆。娶楊。子同。生永敷、一作宮。行百四柏。行百五永敷娶李。回。嘉定初。又同柏遷金華之潛溪。禪定寺側。柏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永敷子溥德嗣。行千八髯垂至腹。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氏。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還。行萬三字德明。娶沈。守有。行萬四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行萬五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嘗共兄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可爲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磚。每夜至鷄號。卒振宋氏門。守有亡。一子絕幼。或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人。悉返其田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西姜東塢山。生文昭。一名朝。行八編四字文霆。温恭似不能言。子弟來見。亦整衣冠。深揖之。生平不識僞言僞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以一鄉善士稱之。無異辭。集賢院聞其事。賜以褒峰處士之號。文圃、行五編以名爲字。文馨、行七編文隆、行八編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即遣人遺之。未遣。不敢先食。善於教子。鬻礬珥。使從名師儒游。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桐坡塢。生淵。行一後字景淵。義烏學教諭。濂。行二後字景濂。能古文。文圃娶阮。章、行三氏。阮生澄。行三後字景清。渭。行五後字

景亨。早卒。章生沁、淯。文馨娶姜。生溓、行四。俊源、汶、瀛。文隆娶趙。一字曉。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行殷字伯璋。濂娶義烏賈專。字主敬。生瓚。行二殷字仲珪。璲、字末。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濂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孝門橋側。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顯。多以儒術知名於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承繼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濂以文章交甚密。因爲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也。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記。

書宋氏世譜後

王禕

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胄之貴爲足尚。而以世德之美爲可徵。是故庭列鼎彝。笥襲組綬。非不烜赫榮耀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衍無替。則固世祚由之以綿延。令閭所爲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烏。自周廣順歷宋三百餘年。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爲業。於是景濂有作用。以文章家負重名海內。由布衣官太史。爲時鉅工。累世載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維昔金華黃氏。世畜令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今宋氏亦以積累之久。而景濂出焉。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濂出。又何其迹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水木之本原。所從來遠矣。後之來者。尚圖有以繼承而益衍其傳哉。太常胡公爲宋氏譔世譜。登載甚悉。禕讀而有感焉。故竊志之於篇末。

宋氏世譜序

方孝孺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籍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戚雄

我皇明肇開景運。維時婺女之墟。有大儒出焉。曰潛溪先生宋文憲公。偉然一代之宗師。所以昭人文。闡正學。邈乎不可及已。先生諱濂、字景濂。世居婺之潛溪。幼有異質。長益習聞鄉先達緒論。以其餘力。又尚

友古之人。寤寐東萊。奮然思繼其絕學。而何、王、金、許四先生。則風承響接。私淑而與有聞焉者也。故其爲人。貌溫氣和。內誠外恕。沖然無欲。視夷險榮辱。一不以介意。出處之分明。孝友之倫篤。其發之文。則春容該博。若決大川。臨武庫。光彩逸發。若琬琰弘璧。陳於西序。而議論一歸於正。味之醇如也。薄海內外。休問載揚。惟協惟一。然迄今百五十餘年。遺跡榛莽。廟祠弗稱。窮鄉末學。靡所瞻依。以起其瀹磨向往之志。非缺典歟。矧當皇祖御極之初。首起侍從。朝夕獻替密勿。而大典章大制作。一洗胡元之陋。而挈諸三代之上者。伊誰之功。而可忘所自乎。乃嘉靖甲午。侍御東年張公。按浙抵婺。詢及先生。慨然動念。命下有司。爲設禮奠之所。時郡丞李君重倅汪君昉。雅懷淸尙。從事惟敏。乃卽城之南隅。建祠三楹。門垣夾室。咸具前臨大溪。爽塏靜幽。始事於孟夏朔日。不閱月而告成。於是率所屬奉安先生之主而告虔焉。邦之人士。爰及稚耋。靡不改觀相慶。嗚呼。風教之有裨治道。尙矣。簿書筐篋之勞。孰與俎豆尸祝之雅。耳提面命之煩。固不若陰誘默化之速也。是舉也。君子謂有二美存焉。曰表章也。風勵也。夫惟表章。則舊邦文獻賴以勿墜。而古道庶幾有復明之期。夫惟風勵。則淑人心。回末俗。豈待於聲色號令之間而取足哉。此識治體者。寧先此而後彼。爲世道計。至深遠也。或曰。公之藏在蜀。衣冠體魄存焉。今之祀也。何居。是不然。先生天下士也。其事業在朝廷。行義在國史。學術在論著。進以弼儀天下。退以淑其鄉人。人咸得而尊仰之。豈暇計其衣冠體魄之所存哉。抑聞之。君子於前賢過化之鄉。踟躕慨念。甚者爲之位置表望。以想見其爲人。矧先生婺產也。神爽颯然不昧。鄉人子弟。咸在其摳衣辟咡之列。祠之復何疑乎。於是郡大夫聞之。咸曰祠

以詔後。匪文曷宣。子爲我遂書於石。辭不獲命。乃倣古大招之意。復系之詩曰。金盆玉壺鬱嶙峋。紫岩三洞涵虛眞。篤生異人絕等倫。仙華密邇願卜隣。青蘿松桂秋復春。公神歸來兮浩無垠。華榱蕝斲傑構新。丹刻掩映輝城闉。歲月肹蠁椒糈陳。汀蘭岸芷雜佩親。朝暾夕月入幕賓。公神歸來兮笑不嚬。袞衣韋帶滿後塵。取靑媲白媒厥身。經師難遇人師湮。龍門舊家寡問津。麟角鳳嘴誰見珍。公神歸來兮覺我人。

宋學士祠堂記

金華宋太史景濂。其先當勝國時。爲金牌海運千戶。實維世家。公生於末季。以世亂避地爲浦江鄭氏塾師。因遂家焉。及太祖下江南。公遂從浦江、與王文忠公禕相次謁見軍前。太祖得之喜曰。吾固知江南有二儒者。學問之博。禕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禕。因從渡江。由此日見親遇。每軍國大事。必朝夕對公譯之。與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靑田劉基、嘗呼爲四先生而不名。迨後太祖平定中原。海內寧一。始制禮作樂。以興太平。於時公以名德宿學。實居內臺。於凡制度章程。多出公之建定。雖宏綱大略。類自上裁。而粉飾鴻烈。以啓佑後人。則公之功居多也。晚年致政。以家難謫戍四川。過瞿塘。夜逢僧語。遂卒於其地之蓮花塘。士人因藁葬焉。子姓從之。以故鄉里之儀型、日就湮廢。迨今且二百年矣。學士大夫類能頌公之德之文。其於揚厲表章。竟無有一人能爲之先者。迺己酉歲。高淳韓侯、始宰是邑。初至。卽慨然興曰。國有典刑文獻。不可缺也。況公之烈烈者耶。責實在予。乃日詢耆舊。以求公之遺蹤。蒐輯典章。以備公之行實。申呈司府。以詳公事之始終。迺相宅於學宮之東。得地三畝餘。搆材經費。徹廢寺而一新。以建爲門堂寢廡。實

以器具。繚以四垣。奉公主於其中祀之。復爲置田地一百畝。柒廂。以供粢盛。爲編門役一人。以備灑掃。由是公之衣冠有藏。神靈有憑。歲時有祀。伏臘有歸。邦人翕然。鼓舞稱快。婺人姜良翰聞而歎曰。若是乎韓侯之用心哉。是其功豈特在太史公。將鄉邦之斯文。實惟是賴矣。吾鄉先正。自呂成公之後。歷何、王、金、許四先生。以及儒林四傑諸賢。皆以理學維植世風。而多不及大用。至我公始以文章鋪張鴻烈。潤色太平。其名載旂常。功施社稷。豈獨桑梓之私。雖他人例能道也。顧以時移世遠。迺不得一歆俎豆。以列跡於二忠越國之間。豈非明時一缺典耶。國家崇德象賢。無所不至。其一時開國元勳。若誠意、定遠、臨淮、諸侯。中間越歷多艱。往往亦經黜創。卒之遭遇聖明。俱克復光先烈。而公獨以投荒千里。寂寞無聞。豈國家曠蕩之典。獨一靳於我公耶。無亦傷於後嗣之式微。而有司者莫能爲之先容故也。韓侯乃不以其勢之微。時之遠。慨然振勵。而樹之風聲。俾得以立宗秩祀。以媲麗於忠節、賢良諸祠之間。非至德、其孰能圖之。昔范文正修睦之嚴祠。而子陵之清風高節益彰。觀蘇公表潮之韓碑。人始知昌黎之道德文章。果足爲百世師不誣也。吾鄉之文運。恃公而昌。公之功賢。以侯而顯。然則侯之功德。且將在斯文者百世豈直爲太史公已耶。抑因是又有以見古今興廢之理。信未可以一定論也。昔當元末擾攘之時。我公以明德奇才。負伯王大略。嘗以出處之計。謀之千巖大師。師不然。公拂然就行。後卒遭遇太祖。果以文學侍從贊成大功。爲一時儒臣之冠。豈亦不爲奇遇。及天下既定。其一時同事諸賢。率以勳庸分封錫土。照耀鄉邦。可謂盛矣。然或不一再傳。多至覆蕩遺亡。迄今有併其姓名爵里而不能知者。於今果安在哉。而公乃獨以孤忠

不偶。得完其名節。以落落振耀於穹壤宇宙之間。使初時不遇明君。則功業文章固無由自顯。果其後亦止以一官投老。其子若孫率皆不肖。又安知其遺亡覆蕩。不有同於世之泯泯者耶。是身與名且俱亡。而公之所烈烈者。又不知其與山川草木竟如何也。後之人又孰從得其實而蹤跡之。況二百餘年。又安得豪傑之士如韓侯者。以爲之表章也。是公之廢者乃興之基。屈者爲伸之兆。其不亡者存。乃天所以默相斯文。而不欲使之中絕也。而微侯之功烈。又孰能振衰繼絕。以使之中興也哉。信乎公之有祠。亦可以觀既定之理也。公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讀書處在金華八都之苔塘。卽今太陽嶺下有宅一區。居金華洞里。卽公所生之處。計荒沒歲久。已俱不可復尋矣。其所著書。則有孝經、曲禮諸傳。及龍門、潛溪、蠶坡、禁苑、芝園、前後翰苑等集。近復散逸不全。侯至是始裒集盡刻之。祠既成。復藏其所刻於中。以備遺亡。由是邦之典型、始得大全。而侯之功於是爲益顯矣。然則公之所恃以爲不朽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韓侯諱叔陽、字進甫。應天高淳人。登丁未進士。實尹是邑云。嘉靖辛亥歲仲冬之朔。賜進士第、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金華姜良翰撰。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爲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

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顧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爲之舉者。廼高淳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爲嘉靖庚戌。遂慨然請於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辦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於秋八月。落成於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聖主。文章事業。掀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已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眞。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預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世有眞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詆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掛冠行松間。或擊磬而浩歌。翛翛然如塵外人。及讀其所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實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況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覩溟渤

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怪乎其未究也此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淫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歿有國史在祠址堂宇祭田丘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錄在不書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人日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副使奉敕提督學校前兩京吏禮二部郎中後學武進薛應旂撰文

移文

浦江縣申建宋學士祠移文

金華府浦江縣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張孟昂等連名呈稱竊見金華舊有四賢祠蘭谿舊有金仁山、章文懿祠近又新建范香溪祠各邑追崇後先相望蓋將表揚乎先德亦欲興起乎後人惟本縣鄉賢宋景濂先生學貫天人道宗孔孟推明正學續金華道統之傳黼黻皇猷爲開國文臣之首文章論撰勒在鼎彝行誼勳名載諸史冊薰德而善良者甚衆聞風而興起者尤多其所著孝經曲禮傳龍門子潛溪集疑道記浦陽人物記諸書及鑾坡芝園等集道不詭於聖人言可法於後學考其所得實無愧於香溪諸賢而得君匡國功或過之夫何浦江乃先生誕生之地獨未有崇奉之儀是誠缺典之所當修祠祭之所不容不建者也呈乞垂念先賢盛德俯從後學所請查照蘭谿事例爲擇善地特建專祠裁定祭禮訪立宗裔一人以示世守編僉門子一名以供

灑掃舉報稱之典於一時慰景仰之思於百代庶幾先賢遺澤沒世不忘士類瞻依永爲有地而於國家風化之助不無少補矣據此照得特建范香溪祠祭事在蘭谿尤恐不的就經行准彼縣關開卷查一宗爲建立賢祠以崇學正以彰聖德事據該學年員辛縯等具呈乞建立鄉賢范香溪先生特祠專祀等情該本縣知縣徐紳查議就其基所量給官銀三十兩與其後嗣生員范延齡等特建祠堂一所每歲春秋二祭各於該年丁田內添派銀三兩買辦祭物備由申蒙本府轉呈去後續奉府帖該蒙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劉案驗該蒙巡視浙江監察御史裴批道呈文蒙批建祠特祭俱依擬備行本縣遵照查給官銀蓋完祠堂加派銀兩致祭外合行關覆施行准此爲照諸生所請特建宋景濂先生祠祭一節實與范香溪事體相同應合允從查得本縣原有已廢明德寺後堂三間插屋二間破損正殿一間基地三畝三分八厘四毫山三十六畝已經本縣勘斷入官申詳分巡道依擬前項木料堪以建祠及勘本縣儒學之左有田一坵量計三畝四分逼近學牆地勢高敞可爲祠址審係市民黃絅之業隨據執稱情願出賣爲基又查聖昌寺還俗行童于道朋遺有民田一十八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查係無主寺產亦該本縣勘斷入官欲將前田照數撥與黃絅易換但學左附郭之田時價頗高合無候申詳允日將前寺田倍撥六畝八分與黃絅抵換前田以爲祠址就將明德寺屋料折卸修造正宇三間廳屋三間門房三間周圍修築牆垣量該加添工料之費將明德寺入官基地山田變賣價銀補湊該用人力量撥民壯二十名助工不必如蘭谿縣動支官銀而事亦易完落成之日設立先生神主

在內照依范香溪之例給與春秋祭祀每祭於本縣丁田內各派銀三兩仍編均徭門子一名看守再行查訪宋氏同宗一人以繼絕祀其前聖昌寺入官餘田一十一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聽其立籍管業所收租穀以爲修理之資且本祠與學宮相隣再查廢寺木料陸續修葺東西側房凡有志生員聽於祠內讀書以興起其景行先哲之心庶幾鄉賢之德不致泯沒無聞而於地方士風不爲無補矣緣係比例特建祠祭事理合行具申伏乞轉達合干上司照詳示下以便遵奉施行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浦江縣知縣韓叔陽縣丞張縝主簿缺典史蔡桐

金華府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浦江縣申云云等因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文臣之宗其潤色皇猷恢弘文教於本朝草創之日其功爲大而浦江乃其本生之地祠祭寂寥宗裔零落夫過大梁者尚馳想夷門遊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矧伊名賢又非他比撫事懷人景德者能無動念但建造重事耗費錢糧前此有司故多因循今該縣所據因舊爲新事集而費少因民所欲名正而義大相應俯從合無候呈詳允日行令該縣照依前議建立前祠爲立守祀歲致二祭徭編門子看守庶幾報德無窮而景行有依矣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便理合通行申稟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參政蔡批浦江乃景濂先生所生之地未有專祀誠爲缺典該府縣留心及此可謂知所先矣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雷按察司帶管分巡浙東道僉事胡批宋先生祠祭景德慕義者所不容已也況其鄉乎據議已有成畫仰候察院詳示施行此繳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華府

知府陳元珂同知缺通判司繼祖推官吳仲禮
金華府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蒙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案驗該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批本道呈詳浦江縣宋景濂先生建祠特祀緣由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儒臣之首文章德業冠冕當代矜式後人沒而不得俎豆於其鄉誠爲缺典既經該道查明於祀典相應准卽於前項廢寺改建祠宇用以妥安神主餘俱依擬施行工完仍具由呈報此繳案照先蒙本院批金華府經歷司呈前事提學道查議呈奪此繳該本道看得宋景濂先生格心之學華國之文遭運昌期贊襄洪業創立學校以明倫制作禮樂以飾治稽其立德立功立言昭然可述揆之祭義祭法祭統允矣不誣且今成都爲遷葬之地尙有賜田矧茲浦江乃誕生之鄉可無專祀該府議將廢寺屋木田地經畫區處建立祠宇以安妥神主仍編均徭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似爲允當但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欲查訪宋氏同宗一人聽其立籍管業雖若興廢繼絕不無啓僞長姦賢者無後自古有之小利必爭於今爲甚不認梁公者百無一二廿拜子儀者十常二三所據查訪宋氏繼祀一節似難允議前田租穀相應徵收在官或照各處學田規則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爲春秋二祭之費每歲免加丁田銀六兩亦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其餘依擬准行該縣建造祠宇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浸漁之弊工完具由通行申報惟復別有定奪已經備由呈詳去後今蒙前由擬合就行爲此案仰本府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便轉行該縣查照將原議廢寺屋木田地經畫區處

建立祠宇。以妥安神主。仍編均徭門子一名。常川看守。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爲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兩。餘俱依擬施行。卽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侵漁之弊。工完之日。徑自具由申報各道及本府查考。其餘悉照學校詳議施行。先具不違。依准二本□查。須至帖者。右帖下浦江縣准此。嘉靖三十年五月廿三日。

金華府浦江縣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案照承奉府帖。該蒙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案驗。詳允。准將廢寺木料田地。建立宋景濂先生祠宇。內開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在官。常賦之外。以爲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六兩。仰縣悉照詳議施行等因。看得前項寺田。每年該租穀二千一百四十觔。值銀五兩三錢四分。地租折銀五錢二分五厘。共銀五兩八錢六分五厘。每年輸賦該銀二錢四分二厘。春秋二祭。照依鄉賢祠買辦品物。該銀四兩九錢八分四厘。全熟之年。所收前租。似足支費。如遇歲荒收少。祀典恐致廢缺。況後年久。祠宇損壞。無從措處修葺。及先該本縣刊刻先生文集一部。備後上司本縣取用。未免科派里甲。俱爲未便。卷查一宗。爲侵匿官銀謀產事。據本縣犯人鄭廷春告稱。始祖鄭三四。係宋先生女壻。撥出民田四畝七分爲祭產。近被鄭廷潦佔管。已經本縣審實。斷入本祠爲祭產。但隔遠管業不便。責令本家般實戶丁鄭廷輔、鄭廷照、承買。照依時價出銀。別買近祠樓仲嘉等民田一坵。計五畝。每年該租穀九百斛。值銀二兩二錢五分。再查勘先年入官近溪田地八十畝。每年該租利銀七兩三錢三分二厘三毫。又本祠臨街店房六間。每

年該賃銀四兩二錢俱徵收在官先儘輸賦祭祀之外餘銀存庫以備荒年辦祭及修理本祠併上司本縣刷印文集紙張工食之費再照前項加增租銀俱係本縣自處未經申詳合候詳允之日立案備照與本縣倉庫錢糧一體交盤庶幾事體經久不致湮沒而費有常經亦不致科派擾民矣嘉靖三十年十月□日知縣韓叔陽縣丞張縝主簿缺典史蔡桐具申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批據申經理祠祀幷印刷文集等項具見周悉足垂永久俱依擬行此繳

祭產

田一十六畝六分七厘共計八坵每年共該租穀三千四十斛折銀七兩六錢一買南隔民人樓冲煮等民田五畝一聖昌寺入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共計二片每年共該租豆麥二百一十斛折銀五錢一分五厘柏木八根每年共該油燭一十五斛本祠門子經收支用及香紙箕箒之費每年通共銀八兩一錢二分五厘本祠門子經收

二祭共該銀四兩九錢八分四厘臨時發鋪戶買辦

猪二口每口重七十斤各該銀一兩四錢各

羊二隻每隻重四十斤各該銀八錢

柏香一炷計銀三厘醢醢肉二觔計銀四分

棗栗各二觔計銀四分青菔韭菜各二觔計銀八厘

醢魚二觔計銀三分紙劄銀三分

末香一升。計銀一厘。柴五束。計銀五分。
油燭四對。重二斤半。計銀五分。酒二瓶。重十斤。計銀四分。
稅糧共該租穀一百七十斛。本祠門子管納。秋糧民米五斗一升外。寺米二斗二升。夏稅麥七升一合。餘銀除買祭納糧外每年餘剩穀一千八十三斛。十兩該銀二兩七錢七厘五毫。着落本祠門子經收明白。送縣貯庫。聽候節年查盤。以備荒年欠租抵補祭物之數。及修理本祠之費。如遇均徭里甲年分。免當差役。
外入官溪田地。共八十畝。計五十七號。每年共該租銀七兩三錢三分二厘三毫。此田地坐落水衝淹沒不常。難以陞稅。如遇水淹。委官查減租。東至五都九保界。南至大溪界。四至項延圭田界。北至高張界。
田三十畝七分一厘。每年共該租銀四兩一分四毫。上中田每畝該租銀一錢三分。中下田每畝該租銀一錢二分。下下田每畝該租銀一錢。
地四十九畝四分八厘。每年共該租銀三兩三錢二分一厘九毫。上中地每畝該租銀八分。中下地每畝該租銀六分。下上地每畝該租銀五分。下下地每畝該租銀四分。
本祠臨街店房七間。每年每間該賃銀六錢。共該銀四兩二錢。二項共銀一十一兩五錢三分二厘三毫。每年本縣追收貯庫。以備修理本祠。及上司本縣刷印全集紙張工食之費。庶不科擾里甲。書一

千四百零七張。板七百五十七塊。嘉靖辛亥孟冬十月刊行。

傳

宋太史傳

金華 王禕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俊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多者矣。景濂在妊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誦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圖。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蘊奧。久之。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闚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鬻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

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蕺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嵬。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蹇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蹊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閟。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嘗猶飫粱肉而茹苦茶、

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轟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適。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眞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捭闔。譸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邮。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跡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鄭濤

宋潛溪先生小傳

景濂、姓宋氏。景濂、字也。其先家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自潛溪遷浦江。今爲浦江青蘿山人。初。景濂與祖同以十月十三日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曰濂。上饒鄭錄事復初、爲製今字。其在母妊。僅滿七月即生。故爲

嬰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與其母陳、更相保抱。方獲無虞。年六歲。入小學。其師包文叔、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餘言。諸生同肄學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景濂皆成誦。九歲。頗學爲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爲贈。景濂操筆輒成四韻。有步罡隨踢腳頭斗噀水能轟掌上雷之句。衆因目爲神童。烏傷賈伯達。豪傑之士也。亟許以女歸焉。景濂家素貧。力不能致名師儒。而鄉中授徒者皆畏景濂。又莫敢爲之師。自是或作或輟者十年。鄉先達張教授繼之、自瀏陽滿官歸。聞景濂善記也。亟延見於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景濂以一月爲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餘言。景濂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成誦。一字不遺。繼之驚曰。有才如此。不可廢也。城南聞公夢吉。鄉貢進士也。吾引汝就學焉。景濂輒擔簦徒步從之。聞公深喜。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景濂則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小爽者。適鄉校行私試。景濂占前列。同里胡君仲申。時受學於浦江吳公。吳公亦鄉貢進士。以文章名家。仲申從之游。深得其學。每見景濂。輒加獎譽。且謂曰。舉子業不足煩景濂。曷學古文辭乎。仲申景濂所畏者。聞其言。甚喜。於是復從吳公游。益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而晝夜研窮之。凡三代以來古今文章之洪纖高下。音節之緩促。氣燄之長短。脈絡之流通。首尾之開闔變化。吳公所受於前人者。景濂莫不悉聞之。於是其學大進。繼登待制柳公道傳、侍講黃公晉卿之門。益講求其未至。二公深相器重。每有咨叩。終日言之。無少倦色。或離左右。則書問之往來。無月無之。黃公至以博雅雄麗稱

其文。人有求文於黃公者。黃公不暇爲。輒命景濂撰就。自署其名而遺之。由是景濂以文知名於時。臺憲諸顯人。多願得而觀之。而景濂不以爲已足。且謂文爲載道之具。凡區區酬應以適時用者。皆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間。積之之久。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源源乎而不知其所窮。洋洋乎而不見其所不足。若景濂之文。可謂能卓然名家者矣。景濂之貌。不踰於中人。而其志則欲尚友於千古。接人雖極其和。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愼許可。當其意者。蓋十無一二焉。或狎而侮之。卒弗與較。人有樂於爲善。則竭其志慮而助之。不啻若己事。故自家庭之近。至於州閭之遠。自公卿之貴。至於僕隸之卑。凡識景濂者。咸以爲愷悌忠愿之人。景濂篤於倫品。處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皆無愧。性尤曠達。視一切外物。澹如也。年三十。卽以家事授子姪。朝夕唯從事書册間。稍有餘暇。或支頤看雲。或被髮行松間。遇得意時。輒擊磬浩歌。聲振林木。翛翛然如塵外人。其傲視一世。豈徒齊彭殤、忘貴賤而已哉。其胸中之所存。蓋有不可得而測者矣。予少景濂五歲。初從吳公游。始識景濂。及再從柳、黃二公。而與景濂過從尤密。是則於學爲同志。於師爲同門。不可謂不知景濂也。因爲撰小傳一通如此。景濂所著。若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經緯文宗、浦陽三書、古賦正音等書。多未完。其志甚銳。而所述當不止。尙俟他日續書。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行狀

鄭楷

曾祖考溥德　妣周氏

祖考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妣金氏贈淑人。

考文詔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妣陳氏加贈淑人。

本貫金華府浦江縣感德鄉仁義里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徒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攜入府城、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

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慕。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藹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資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元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鬬。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

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攀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左右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

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淸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畀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灾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衮冕。何也。先生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子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淸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

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眞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異域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攻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詔。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

序論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親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册。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册。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饗禮樂律歷衣冠之制。遠邦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凡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猶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飮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飮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飮。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

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巵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璽之子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瑮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瑮與愼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瑮愼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日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上笞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

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愼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派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愼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愼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旣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送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敕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外國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衞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旣行數日上問瑓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瑓以安對未幾復謂瑓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瑓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遠邦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翛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閭閻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尙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眞。無鈎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國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飮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敕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

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連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芝園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愼以罪被刑舉家當竄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葉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璲次瑮有文行精篆隸眞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愼愷恂懌愠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尙恐人未盡知爰敢裒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

門友某某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

雜文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戴良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柴柵聲名爲桎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卽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

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粲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祕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

謝太史公　方孝孺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恆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卑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幷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議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斯爲

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滔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准。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搢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口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己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我。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多遺誤。

祭文　弋陽黃　溥澄濟

維景泰七年三月□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黃溥等．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於故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潛溪先生宋公之墓曰．嗚呼先生．鍾天地之間氣．生文獻之名邦．性分之稟既粹．進修之力益強．六籍淹貫義理精詳．泝濂洛之源委．窺孔孟之宮牆．文超千古．才具衆長．如唐之韓柳．如漢之班楊．雖雲漢昭回．不足以喻其光明．俊偉．雖渤澥深廣．不足以喻其浩瀚汪洋．初丁元運之否．則抱道不售．猶玉之韞櫝．珠之淵藏．晚際天朝之興．則明良契合．如魚之得水．鳳之鳴陽．石渠延閣．金馬玉堂．乃師帝胄．乃教國庠．聳後學之山斗．揭斯文之領綱．禮樂資之以制作．治道賴之以贊襄．嘉謀大猷之獻納．金縢玉册之鋪張．勒之彝鼎．而昭示萬世．宣之詔敕．而撫諭四方．卓彼朝廷柱石．展也吾道棟梁．致一門之榮盛．喜恩數之非常．胡貝錦之騰誹．迺安置於遐荒．抵中道而疾作．遂易簀於瞿塘．荷賢王之眷念．得遷葬於華陽．嗚呼．使先生之不死．安知不召司馬於洛下．歸賈傅於沅湘．何蒼天之不遺．欲上叩而茫茫．信死生之有定．惟哲人之順常．誶曰已矣．死者不可復作．所貴有不死者之流芳．文足以垂教．德足以遺慶．道傳世而不泯．名垂後而彌彰．嗚呼先生．是豈眞亡．我等晚生．不親模範．企想餘光．詢諏居而岑寂．慨孤塚之荒涼．弔英靈於冥漠．寓情愫於椒漿．不亡者存．庶幾來享．

祭文　羊城陳　璉

維宣德□年□月□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陳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於前翰林學士承旨、潛

溪宋公之墓曰古稱金華文獻之邦山川淑氣篤生才良匪著名於道學則馳譽於詞章繼後作者吳柳與黃繄維我公毓秀其鄉早嘗從游聲譽亦彰矧天分之既高而學力之富強博通羣籍考訂尤詳曾設帳麟溪義塾復著書青蘿山房方元社之將屋紛干戈之擾攘抱道弗售思以自藏當盛朝之龍興適文運之聿昌應詔而起實際時康人皆爭先而快覩奚翅如景星之與鳳凰受九重之眷遇拜恩命之非常甫通籍於金閨遽進職於玉堂或侍講於經筵或典教於國庠職司帝制則唐之陸贄總裁元史乃漢之子長高文大册之傳播弘辭奧論之敷敭粹然天資之温燦然列宿之朗譽猶米粟布帛人皆嗜愛良金美玉時共寶藏匪但獨聞於中國而實盛傳於遐方或擬諸昌黎韓子或方諸廬陵歐陽斯天下之公論苟非公其孰能當胡爲山頹梁摧遽告弗祥一斥不復旅殯夔塘後遷葬於城東荷蜀國之獻王宰木已拱幾閱星霜於戲噫嘻孰其主張余欲詰之神理茫茫雖然公之高名足以永世公之雄文足以流芳將與天地同久是謂不亡璉生於海隅夙仰聲光獲讀遺書景慕弗忘邇來西蜀叨長憲綱詢佳城之如故慨宿草之荒涼耿余心之悵望敬致奠於一觴惟英靈之不昧庶來格而來享

祭太史公八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内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繄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執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鄰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逞之三載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遠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聞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窶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爨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粱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鄰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譸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

貴賤去來。靡貳厥心。執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念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粃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開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于家。細折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簞瓢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于夔。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繼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紓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嵋。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

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尙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聲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尙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顚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貲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鵷鷺受緣丈人

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聲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哀愫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鷃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蓍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瓊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滋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與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煢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妒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靑城蠡天羣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尙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旣屈之餘也尙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旣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衞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尊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

乎盛德興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祭文　無名氏

斯文之傳世越千載如一日道德之感人曠百世而相契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自古仁賢君子凡其經歷之所宦遊之處一遺迹興故趾咸緬懷而仰企況祠墓之所在能不繕修而葺治仰惟潛溪先生海岳鍾靈貞元間氣一代人豪百世偉士昔在勝國登事韜鈐著書龍門優游卒歲迨入我朝風雲慶會翊高皇以興運肇海宇之文治輔青宮以授經登玉堂以掌制子史羣經其學之邃景星卿雲其文之著追昌黎以齊驅並盧陵而無媿處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麟鳳之瑞世此先哲之格言實士林之公議夫何末路崎嶇夔門流寓倏瞬息之百年慨淒涼之墓隧樵牧踐毀蓁莽蔽翳荷睿恩之崇儒卜吉壤以改瘞蓉城之東山明水麗馬鬣峨峨千載之計某等欽承上命泝止於蜀拜謁墓前敬陳一祭靈爽不昧洋洋是覬尚饗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祠堂祭文　無名氏

天啓文明哲人挺生瞻依日月際會風雲卓哉先生扶輿毓秀海岳鍾靈昔在勝國肥遯山林遭逢明主撫運而興玉堂掌制青宮授經贊襄治化藻飾太平開國頒輔佐命元勳文傳天下德備一身其德之粹威鳳祥麟其文之麗景星卿雲間關末路飄泊風塵寒烟白草百歲荒墳道德感人無古無今卜壤改窆仰荷睿恩巍峨梵刹撤毀弗存改建祠堂煥乎一新屏斥異教崇重斯文山川增重草木光榮某等夙慕

道德薄奠敬陳洋洋如在來格來歆尚饗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墓誌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公景濂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夔門春秋七十有二旅葬夔之蓮花峰下於時經紀喪事則門生夔府知事武義桑以時護視墳塋則鄉友嚴陵余公文後三十三年爲永樂癸巳蜀獻王殿下念公舊學特給路費賜葬具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遷葬於成都府華陽縣安養鄉之原遣左長史明善洎文武卿士祭於墓所復賜田以供祀事遷後又七十有二年爲成化乙巳今賢王殿下仰思太祖眷注之隆慕公道德之盛因閱御賜書誥敕符詩歌等文益加崇重以舊塋土脈淺薄歲久崩圮無以稱宗祖崇儒重道之意惕然興懷躬臨墳所賜詩致祭錫賚其子孫有加仍命擇地改葬以圖永久承奉宋君璟舊塋淨居寺在錦城迎暉門外山水環抱土壤佳美特啓讓其地而窆焉乃是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尋廢其寺建祠堂以奉公像而棲神有所樹碑碣以紀勳庸而昭德無窮何其盛哉先是巡撫都憲池陽孫君嘗復祭田見侵者若干贍其後矣已而巡按監察御史新昌俞君振才按察使貴溪周君鼎又相與圖所以爲表揚光大者惓惓弗已道德之感人心曠百世而如一日如此哉嗚呼公博極羣書名滿天下道德文章固已衣被當時而傳播國史矣其處出遭逢行事之盛與夫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又具載門人義門鄭君楷所撰行狀墓誌及翰林待制王公禕太常博士鄭君濤所著傳記矣奚竢璟後生小子之贅言哉第念璟忝同鄉邑茲又宦游於蜀故敢僭書此以識改葬歲月云爾四川

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金華潘璋撰。

重闢宋文憲公元配賈淑人墓禁步暨封介嗣中書舍人宋仲珩藏地碑

青蘿之山。距浦陽城三十里而近。厥山岮崥。不能與嵩華恒霍偶大。然天下知有青蘿者。以我學士文憲宋公景濂幼時力學其上。地物之名。從主人重云。公應幣聘。起山間。列侍從。上恆稱爲先生。論道上前。其大者若論黃石三略。公嘗言勸上垂心典謨。上語賞賚。公嘗言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得。何憂乎帑竭。上觀稼。公嘗言惟后克知稼穡艱難。念茲下民。惟后德盛懋。民有其天。凡厥獻替。咸若虞廷。有郁有俞。有吁有咈。天下既底定。凡郊壇太廟山川祠祀。樂律星歷。遠邦貢賡。諸禮文大政。咸咨公贊裁。授經太子。蹈矩履繩。太子莊事公惟謹。廷臣視公。若盂有型。海外荒服重譯來。必詢公安否。薄海兒髦。人人知有宋學士。乃公對揚太祖時嘗言曰。臣無他長。祇祇威威。維文墨議論。以明以聽於我后。推乃言維乃心。念終始素業於學。雖在耋穀。其忘青蘿哉。洪武十年。公致政歸。帝嘉公忠誠。特賜緡綺。誥封妻賈氏爲淑人。推恩次子璲官中書。歸三年。淑人卒。葬青蘿山麓。冬。公以孫累。竄茂州。明年。捐館於夔。永樂間。移厝華陽。今華陽古木豐碑。堂寢楹桷巍然。乃茲淑人一坏土。草木斬苞。蒙蔓弗治。嵩歷之季。始有表之曰淑人墓者。然四旁鞠爲蔬蔬地。雉兔竄町疃。神魄罔妥。侑淑人故鳥傷民家女。余宰烏傷。習聞淑人於女克孝。於婦克順。公每曰。余雖貧。室人善佐余。南陔養克諧。余親。余心載寧。又曰。孝哉室人賈也。女中丁蘭也。夫。厶霖雖不獲詳夫人行誼。若所聞。乃公言。淑人君子哉。其儀不忒。維女而士。會余攝行浦陽事。既表公祠已。下令環

夫人墓五畝勿菑蔬適有民甲訟於庭言民乙侵宋中書墓壖地者粵稽乘中書善詩辭工書法太祖嘗賜和厥詩至厥生歿文無徵召彼故老僉曰以茲土名爲宋墓坵也傳疑中書冢云其體魄之藏與其諸弓劍之藏與則未有聞知夫魂氣無不之也況於乃妣之墓之側哉唯淑人孝於翁姑唯中書孝於淑人松楸與與膝下依依中書之靈倘佯茲土若夫隨母矧文憲公聰明正直神陟於天亦游於虛靑蘿起家地亮爲厥靈明所棲妥淑人也乃克妥公妥中書也公乃克妥矣宋墓坵凡三畝七分余捐俸錢七千贖歸宋氏累土而高封之爲之碑曰嗚呼有明宋文憲公介嗣中書中珩之藏地嗚呼自今以始行者必肅乘者必軾樵者勿翦其宋氏之攝衣冠奉文憲祀者歲時敬謁大夫邦人必恭敬止永言保之庸妥我文憲公與淑人與中書之神庸對揚我太祖優禮我公休命宰臣司婺勒銘庸護銘曰蘿施於柏厥靑澤澤乃妣焉降乃考焉陟吁嗟中書安此宅爍孝忠哉師象則崇禎己卯仲冬望日進賢熊人霖拜手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宋學士全集

二十四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宋濂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徐壽　張嚴　朱